

教宗本笃十六世

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

圣伯多禄广场

2008年11月5日

圣保禄 (11)

基督论的重要性：复活的决定性

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

「假如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，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……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仰便是假的，你们还是在罪恶中」(格前 15:14.17)。藉着《格林多人前书》这几句铿锵有力的话，圣保禄让我们明白耶稣的复活，对他的重要，是如何具决定性。事实上，正是在这复活事件中，可以找到因为十字架的悲惨引起的疑问的答案。设若单独只有十字架，那非但无法将对基督的信德解说清楚，反而使这信德沦为一出悲剧，使这信德变成一个荒诞人生的记号。逾越奥迹所指的，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「照经上记载的，第三天复活了」(格前 15:4) 这个事实，最初的基督徒传统亦为这事实作了见证。这事实也是解释保禄的基督论的钥匙：他全部思想都是环绕着这引力中心发展。因此有关父使耶稣从死者中复活起来这奥迹，永远都是保禄宗徒整个教导的「起点」和「终点」。复活是一个极端重要的论据，几乎是人可以预先自明的真理(参看格前 15:12)，以这论据为基础，保禄可以明确地表达他那个综合性的宣讲 (*kerygma*)，这宣讲就是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藉此显示出天主对人的无限爱情的耶稣，已复活了，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

事实上，理解保禄有关复活的宣讲，与在他之前的传统所作的宣讲，这两者之间的关联，至为重要。此处可以看到保禄之前的传统的重要性，和看到保禄如何怀着极大的尊重和关注，希望他自己也能够将这传统传递下去。在《致格林多人前书》15章 1-11

节，这段有关基督的复活的经文，可以清楚见到「接受」和「传下来」之间的关系。圣保禄承认那由传统传下来，书于文字的明确宣认的重要性。在这段经文的结尾他这样写道：「不拘是我，或是他们，我们都这样传了」(格前 15:11)。如此一来，那个以全体信友为对象的宣讲，和全体宣讲基督的复活的人之间的一致性，便明显可见。这个保禄所依附的「传统」，也正是我们从中吸取我们的信德的根源。圣保禄的基督论的原创性，永远不会离弃对传统的忠诚。易言之，保禄永远都是在众宗徒的宣讲，即是在 *kerygma* 的引导下，发展他个人的论据；这表示保禄的每一个论据，都是来自那个属于大家的传统，而这传统所表达的，正是那些构成惟一的教会，的全体地方教会，大家一致认同的信德。就这样，圣保禄给每个一年代的人，树立了一个研究神学和宣讲的榜样。作为神学家，作为宣讲者的人，他不是为了要创造有关世界和生活的新观点，而是为了要替那个传下来的真理服务；为有关基督的真实事件、为十字架、为宣讲基督的复活服务。他的职责，是要帮助生活于今天的我们，明白隐藏在那些古老言辞背后的，「天主与我们同在」这个事实，也就是明白我们的真正人生的事实。

说到这里，有必要明确指出一事：在复活事件的宣讲中，圣保禄关心的，不是有系统地作一教义上的陈述——他无意写一部类似手册的神学作品——他只是透过回应信友向他提出的疑惑和实际问题，处理有关课题而已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次偶然出现的讲话，尽管如此，其中却充满来自生活经验的信德和神学。读这些文字的人，会发现其中整个思想，都集中在最重要的一点上：就是我们的「成义」。即是那位死而复活的基督，已使我们成为正义的，已使我们得救。此处尤其突显出复活这个「事实」的重要性，因为若没有复活，基督徒生活将沦为一个荒诞人生。在那个复活节早上，发生了一件异常的事，这事是如此新奇，但同时，却又如此实在，因为有众多的见证人都记下了他们所见到的，那些非常清楚的记号。于是保禄也和其它的新约作者一样，对他来说，绝对不能将复活事件本身，和那些曾经和复活的那位有直接经验的人的见证，这两者分开。此处所指的，除了这些人亲眼所见的和他们触觉上的感受外，尚有他们在内心的光的驱使下，认出他们的所见和所感受到的，实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而不是他们自己主观的想象。因此，保禄也和四部福音一样，以这些曾经和复活的基督有直接经验的人的见证，作为与复活的基督的「显现」这主题有关的基本证明，因为这些显现，为对复活了的那位已不在坟墓中这信德，是不可或缺的条件。换句话

说，以下这两件事至为重要，就是「坟墓空了和耶稣真的显现了」。亦正因为这样，形成了这条传统的链子，把宗徒和第一批门徒的见证，传到后来的世代，一直传到给我们。由此所产生的第一个效果，或表达这见证的方法，正是以宣讲基督的复活，作为整个福传的总纲，作为一段救赎旅程的颠峰。这一切，保禄于不同的场合中都做了：例如大家可以看看他的书信及《宗徒大事录》，大家会发现，对保禄来说，最基本的一点，就是成为复活的见证人。我只想在这里摘引其中一段：保禄于耶路撒冷被捕，以犯人身份被带到公议会前，在这个对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情势中，他讲出自己整个宣讲的意义和内容到底是什么：「我是为了死者的复活现在受审」(宗 23:6)。保禄在他的书信中，继续重复这句话(参看得前 1:9 等; 4:13-18; 5:10)，而且还带出他的个人经验，指出他亲自遇见了复活的基督(参看迦 1:15-16; 格前 9:1)。

然而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：耶稣复活这事件，对保禄来说，最深入的意义是什么？对我们这些生活在两千年之后的人，又有什么意义？「基督已复活了」这个肯定，对我们也合时吗？为何复活对保禄和对今日的我们，都是个如此具决定性的课题？保禄在《致罗马人书》的开端，郑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他提到天主的福音说：「天主的福音……是论及祂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祂按肉身是生于达味的后裔，按至圣的神性，由于祂从死者中复活，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」(罗 1:3-4)。保禄非常清楚并曾多次指出，从祂降生成人的那刻开始，耶稣一直都是天主之子。因此，对耶稣的天主之子这个身份来说，复活带来的崭新处，是使得这位从祂尘世生活的卑微中被举扬起来的耶稣，被立为「具有大能」的天主之子。这位被人凌辱以致死于十字架上的耶稣，现在可以对那十一人说：「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」(玛 28:18)。而《圣咏》2:8 所说的也成为事实：「你向我请求，我必将万民赐你作产业，我必将八极赐你作领地」。于是复活事件发生后，开始向万民传扬基督的福音——开始出现基督的王国，这个除了真理和爱之外，再不认识其它权力的新国度。因此，复活事件明确地揭示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的真正身份，和祂异乎寻常的高尚情操。那是一种无法较量和最高的身份：因为「耶稣是天主」！所以，对于保禄，与降生成人的奥迹比较起来，复活奥迹更能显示耶稣的隐秘身份。为保禄来说，就正如「基督」，即「默西亚」，「受傅者」这称号，已成为耶稣真正的名字；「主」这称号，则突显出耶稣和信友的个人关系；至于「天主之子」这称号要彰显的，是耶稣自己和

天主的亲密关系，这关系于逾越事件中，完全揭露出来。因此，可以说，耶稣是因为要成为生者和死者的主(参看罗 14:9; 格后 5:15)，或以另一种说法，耶稣是因为要成为我们的主，而复活起来的。

正是这一切，给我们的信德生活带来重要的后果：我们都被召叫以我们的整个存有，包括我们最隐密的心思，参与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整个事件。即如保禄所说的：我们已「与基督同死」，我们相信「也要与祂同生，因为我们知道：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，就不再死亡；死亡不再统治祂了」(罗 6:8-9)。所以，这个我们现在有份参与的基督的苦难，其实是我们所希望的，将来在复活时，要完全相似祂的准备。这一切也发生在保禄身上，他曾经在他的书信中，对他这种个人经验，作了相当悲情但同时逼真的描述：「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，参与他的苦难，相似他的死，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」(斐 3:10-11; 参看弟后 2:8-12)。十字架神学不是一种理论，而是基督徒生活的现实。生活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德中，生活在真理和爱中，表示每天都得舍弃，每天都会受苦。基督宗教并非一条舒适平坦的康庄大道，却是要大费气力往上攀登的梯，但在攀登的过程中，有基督的光及来自祂那儿的希望照耀着。正如圣奥思定所说：天主没有使基督徒不用受苦，相反他们受的苦比其它人还要多一点，但靠着他们对天主的信德，他们不但看到人生和历史中，那些别人无法看到的深刻意义，还懂得勇敢地面对。因此，只有透过经历苦难，我们才能够认识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复活了的基督，所带来的那个伟大的希望，的深刻意义和美丽。所以，一位信友会发现自己原来处身于两极之中：一边是那个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已在我们身上出现和工作的复活(参看哥 3:1-4; 弗 2:6)；另一边，则是迫切地要让自己加入的，那个带着万有走向圆满的过程。对于这个过程，《致罗马人书》给我们描画出一幅鲜明的图象：就如一切受造物都一同叹息，同受产痛，我们也在自己心中叹息，等待着我们肉身的得救，等待着我们的救赎和复活(参看罗 8:18-23)。

总括所述，我们可以和保禄一样的说，一位真正的信友是因为口里承认耶稣是「主」，心里相信「天主使祂从死者中复活了」(参看罗 10:9)而获得救恩。最重要的，是心里相信基督之外，更因为信德的缘故，真的「触摸」到这位复活了的基督；然而心里相信还不够，还需要口里承认这信德，并且在生活中为这信德作见证，这样

我们才能够让十字架和复活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历史中。事实上，基督徒正是以这种方式进入这个过程中。这个过程令到出于泥土，注定归于腐朽和死亡的第一个亚当，得以在那最后一位从天上降来，和永不腐朽的亚当内被改变了(参看格前 15:20-22.42-49)。这个过程以基督的复活为起点，亦正因为如此，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将来有一天，也会和祂一起进入天上那个真正家园的希望的基础。就让我们在这希望的支持下，勇敢和喜乐地继续向前迈进。